

『深潜』人生 无声千钧

吕金玲

“袁老让我们不挨饿，黄老让我们不挨打。”“追星就当追这样的星，学习就该学这样的人。”“他的家国情怀，让我们年轻一代深深敬佩，我们要接过接力棒，把黄老的心愿和遗志传承下去！”“黄老是国之栋梁，我们一定不能忘了，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要永远纪念他。”“要把黄老的家国情怀讲给孩子们听，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家历史，有所感悟，向黄老学习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连日来，祖国大地反复念叨着同一个名字——黄旭华。有祖国“核潜艇之父”称谓、曾获“影响世界华人”和“共和国勋章”的黄老，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，其一生如深海中的潜艇，无声却撼人心扉，力达千钧，于今年2月6日不幸逝世。闻讯，仿当年送别袁隆平袁老的情景再现，其家乡广东汕尾、母校上海交大、山东青岛海军博物馆等全国各地的人们，自发前来送黄老最后一程，有的一家三代都来了。灵堂外，送别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。武汉的鲜花已卖光，“倾尽一城花，只为奠一人”——此是认可与好评，是荣光与赞美，更是眼见为实之不可多得的做人 与干事业的高级教科书。

我原来听说过黄老的名字，其事迹也多少知道些但不多不细。近日，各地各行的人们深情送别黄老的报道与画面，深深震撼并打动了 我，多次泪流不止。印象至深的首说黄老深爱祖国、立志报国的坚毅执着。30岁出头，他就和一批伙伴挑起了开拓我国核潜艇事业的重任。国外保密制度极严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，科研手段和实验设备又极落后，不是空白就是待建，还无现成的图纸和模型，可谓困难重重。但一心为国的黄老及同事，硬是顶着巨大压力，在最初每月仅2斤米2斤面余皆粗粮、每日迎着风沙徒步往返工作地与宿舍40里、不通邮也不通电话的“三无”绝境下，无分白天黑夜，用仅有的算盘和计算尺，算出几万个数据，突破多项关键技术，用“斤斤计较”的严谨，铸就着祖国的深海利剑，等同身高的书籍和图纸，见证着黄老的日常。核潜艇首次深潜实验，已62岁的他亲自下潜，只为拿到第一手资料，多危险想也想得到，因一个阀门封不严，就可能艇毁人亡。结果是可喜的，黄老开创了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参加极限深潜实验的先例，我国成了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，世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，辽阔海域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“水下移动长城”，骄傲啊！他即兴作诗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，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。”其境界与情怀、勇毅与担当，何其感人与可贵！

次说黄老择一事终一生，淡看名利拎得清。说起来这工作苦、累、难占全了，还难免被家人误解。但铁了心要干出名堂的黄老，一头扎进去无怨无悔，曾经多个单位抛来橄榄枝，他丝毫不为所动，言：“我还是走我的独木桥，一生不动摇。”自小目睹祖国的贫弱，也激励了他，立誓：“我要学航空、学造船，我要科学救国。”而立之年投身此事业，再见亲人已是满头白发。30年不曾回家，也不透露自己的工作，父亲去世都没回，别人不解，他说：“没有国哪有家，对祖国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家中兄弟姐妹中，他房子最小、工资最少，但心中祖国至上、人民第一的他，曾先后向科研、科普、教育机构捐出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。90高龄还坚持站立着作报告，秉持并光大着老一代教师的育人传统，有椅子也不坐。他用自己无声、无悔、无私的一生，实实在地解答和书写了何为“择一事终一生”，及祖国、事业与个人孰轻孰重，予人教益，发人深省。

还想说黄老颇具思想性、代表性和哲理性的言行，鲜明、高光而给力，让人印象深刻，受益无穷。如：“我和我的同事们，此生属于核潜艇，此生属于祖国，此生无怨无悔。”“誓干惊天动地事，甘做隐姓埋名人。”“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，我就一次流光；需要我一滴一滴流，我就一滴一滴流。”“我非常爱我的夫人，爱我的女儿，爱我的父母，但是我更爱国家。在核潜艇事业上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”我深信其“小爱”很由衷，如母亲去世后，他冬天只围老人家遗物里的那条围巾，说：“有这条围巾，就如同母亲和我在一道。”这不是对母亲思念之情之孝的表达吗？但一别30载不回家，决绝地将祖国之“大事”“大爱”置于个人“小爱”之上，又何尝不是种更高端更有品位的爱呢？

“试问大海碧波，何谓以身许国。青丝化作白发，依旧铁马冰河。磊落平生无限爱，尽付无言高歌。”此著名词作家阎肃老先生生前写下的赞美黄老的诗句，道出了所有国人心里想说的话，也有力证明着：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把他放在心上。有一种忠孝，叫以国为家、以万民为亲；有一种追思，叫深海静默，但功勋永存；有一种致敬，叫不远千里，送您一程……此道出的皆是对黄老的崇拜、敬重与不舍。其直白而透彻地道明和印证了诗人臧克家的名言：“给人民作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……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，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，很高。”尊敬的黄老，请安息！我、我们大家、全中国人永远怀念您，无有尽头无有停歇！

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

柳静



今年电影春节档期，火得一塌糊涂的非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莫属了，饺子导演的成功，不仅是动画创作上的胜利，背后更蕴含着深刻的教育理念：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方式，应尊重他们的生长赛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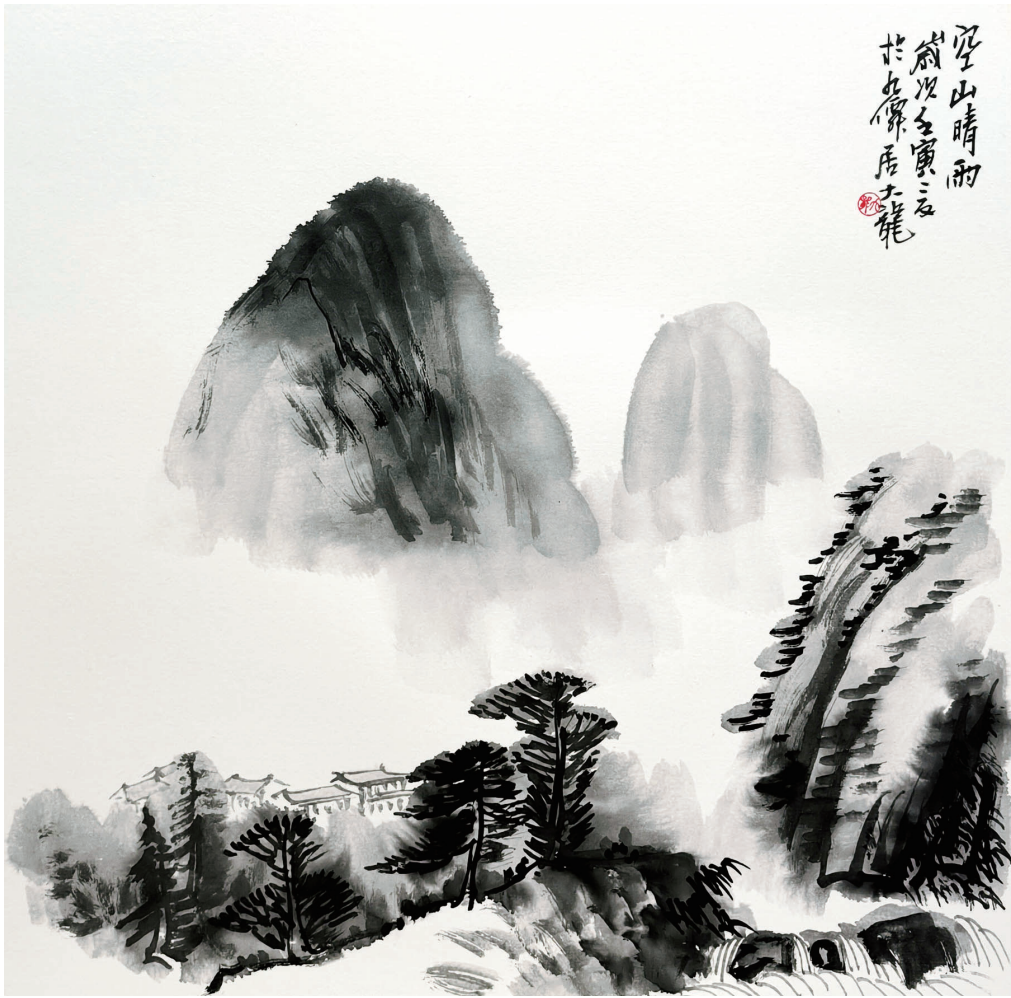
众所周知，80后的饺子导演在大学里学的是医学，但是他却偏偏喜爱漫画，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在那个以学业为重、兴趣爱好常被视为“不务正业”的年代，他毕业后在家专心创作，甚至有长达3年半的“啃老”创作生涯，他的父母非但没有强硬打压，而是选择尊重他的兴趣。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实则饺子导演保留了内心对绘画火热的火种，也为他未来在动画领域的发展保留了原动力。

这让我想到了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，虽然哪吒充满叛逆，甚至是“离经叛道”的，这与传统认知中乖巧、懂事的好孩子形象大相径庭，但即便是这样，他依旧不改初心，选择挺身而出，守护陈塘关。因为他深知：守护百姓，捍卫正义，是他内心深处坚定不移的信念，是他此生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么吗？它是止血用的。”“妈妈，你为什么汽车一刹车，就能停下来吗？因为它的轮胎上有花纹，粗糙的纹理与地面有摩擦力。”

这是刚刚步入小学的儿子通过大量自主阅读书籍获得的知识。原来，儿子是个坐不住的学生，但是对于物生化学科特别感兴趣，这也许是独属于儿子的成长方式。从那以后，我一边引导孩子在校的行为习惯，一边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，带他去天文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，沉浸式地激发他对世界的好奇心。

通过这部电影，我也深切领悟到了成长的真谛：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，而是布满荆棘与坎坷的崎岖山路，是在无数的挫折与误解中，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义，勇敢地追寻光明的旅程。我们在生活中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虽然也会遭遇各种困难与挑战，被人质疑、被人误解，陷入迷茫与困境。但只要我们怀揣着坚定的信念，勇敢地迈出前行的步伐，就一定能像哪吒一样，冲破命运的重重枷锁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。



空山晴雨

韩济民作



灵山脚下芳菲景；清水河边岁月情。

(齐宝志)

开窗尽眺群峰远；出院能闻遍野香。

(刘洪波)

家乡的“婆婆丁”

胡焱



春回大地，阳气上升，田野里最早出土的野菜就是蒲公英，村里的男女老少不叫它的学名，都叫它“婆婆丁”，俗名还有：黄花地丁、灯笼草、花花郎等。婆婆丁的生长不选择环境，不挑剔土壤，田间地头、路边沟旁、河岸塘畔、荒坡谷地，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

婆婆丁洒脱地问世，顽强地生长：那狭长的锯齿形绿叶，清翠鲜艳；黄色的花朵璀璨夺目，每一朵花都由无数个细小的花瓣组成，中央则是深褐色的花蕊；它那清淡的馨香吸引了小蜜蜂们“嗡嗡嗡，嗡嗡嗡”地在花间盘旋……

婆婆丁的花期过后，便结成白色的种子球，它柔软蓬松，轻风一吹，自由飘散，宛如一个小小的降落伞，带着自信与顽强去寻找生命的家园。

在那困苦的年月，勤劳节俭的母亲每年的春天一有闲暇，就带上我们兄妹几人去采挖婆婆丁

流金岁月

充饥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母亲采野菜的情景：一手提篮，一手拿铲，不停地在田野里穿梭，时而俯身麻利地铲下野菜，时而放在鼻前嗅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野菜放在篮子里。初升的朝阳照射着妈妈劳作的身影，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妈妈的裤管……

我常常像一只欢快的小羊，在池塘旁、草地上、林子里奔跑、尖叫，尽情释放着一个乡间少年的野性。玩累了，也会耐着性子跟在妈妈的身后，学着辨认啥是婆婆丁、啥是苣荬菜、啥是马齿苋，如果挖到一颗，就会手舞足蹈一番。

当然，挖野菜也是有禁忌的，母亲说大小的嫩芽不能挖，不忍心；太老的不能挖，回去煮不烂；长在路边的不能挖，不干净，有灰尘；认不准的、不能吃的、不挖，害怕食后中毒。

每到春天，赶回老家，吃着家乡的婆婆丁蘸大酱，就感觉有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。这种温馨的记忆浸透了我童年的梦境，婆婆丁那谦卑的命运和奉献的品格，倔强的生命力也长久地滋润着我不断前行的脚步。婆婆丁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惧干旱折磨，在贫瘠的山岗上，在坚硬的村路旁，一代接一代，一茬跟一茬，百折不挠，顽强生长。

啊，家乡的婆婆丁，它是农民的贴心朋友，它是大自然最忠诚的子女，它是乡间色彩斑斓的图画……

门头沟的故事

鲁家滩村名之谜

任成壮

古时，潭柘寺所辖的十三村中有一个最大的自然村，叫鲁家滩村。可是，此村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过一位鲁姓人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传说，在很早以前，楞严法会与寺院商定，在戒坛殿前新建一座楞严坛。话说，在建楞严坛时，有这样一个传说：楞严坛主体工程将要竣工时，工匠们请寺院住持及三师七证一起来验收，师傅们环绕楞严坛四周转了几圈后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质量问题，正欲返回时，住持突然说：“大家看楞严坛圆形鎏金殿顶是否向西歪了些？”工匠们齐刷刷地向殿顶看去，不看则已，一看都慌了神，殿顶确实歪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工匠负责人对师傅们说：“您们先回去休息吧，容我们商量商量，整修后，再请您们来重新验收。”师傅们走后，有的说把殿顶拆了重安装，有的说用绳子一起拽拽看，七嘴八舌的意见总也不统一。正在工匠们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时，由寺院山门外慢悠悠地走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翁。老翁身高7尺余，上身穿着一件对襟的粗布夹袄，下身穿着一甩裆裤子，肩扛一条3尺3的桑木扁担，扁担一头绕着一条大麻绳，腰上还别着一把大板斧，脸红扑扑的精神抖擞。老翁走近前问：“你们怎么了，都蔫头耷脑的？工程圆满竣工了还不高兴？”工匠们低着头，无精打采的没人答话，这时有一个年轻人站出来说话了：“老大爷，我们丢脸了，没有颜面与您老答话了，您看这个殿顶是不是有点偏了？”老人顺势眯着左

眼，用右眼朝楞严坛殿顶仔细地看了看，又端详了一会儿说：“是向西偏了些，这没什么，把它正过来不就行了。”有人听后感得老翁说的轻描淡写不负责任，就回答说：“老大爷，您说的到轻巧，可是怎么正呀？”老翁说：“这有何难，你们上去两个人，把我的绳子拴在殿顶上，咱们把他绕在东山腰上的大石头上，大家一拉就行了。”工匠们虽不太相信，可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不如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相信老翁一次。几个年轻的工匠小伙子说：“咱们试试吧。”于是，两个小伙子拉着麻绳就上了殿顶，牢牢地把绳子拴好，说也怪，那绳子怎么拉怎么有，由寺内一直拉到好远好远的东山上，把绳子的一头拴在了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上绕好系牢。只听老翁喊：“预备，起！一二三，使劲、再使劲！”可是拉了半天，无论大家怎么使劲地拉，殿顶就是纹丝不动。“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。”老翁说。休息了一会儿后，大家听从老翁的指挥，又使劲地拉了几次还是没能拉动，“今天人少，也都累了不拉了，明天我再多找些人来，再一起拉吧。”老翁说着，拿起了绳子看了又看，量了又量，最后把绳子从大石头上解下来，又拴在了附近一棵最大的柘树上，就飘然离去了。这时工匠负责人说：“老大爷请留步，您帮我们这么大的忙，又耽误了好长时间，我们过意不去呀！请恕我问一下，您贵姓？改日，我们有问题好去请教您呀？”“我姓鲁，住在寺南边不远处的河滩上。”老翁边答边往山下走去。工匠们也

收拾工具，打扫工地回住地了，专等次日老翁来再继续调整殿顶。

当天夜里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大雨下了半宿，清晨，雨停了、云散了，晴空万里。工匠们吃过早饭后，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工地，争先恐后地抬头看，殿顶端端正正一点也不歪了，再看树上的麻绳，因着了雨拉得紧绷绷的。正当大伙儿高兴之极时，忽然麻绳也不翼而飞了，没有了踪影。“神了神了，一定是遇到神人了！”有位工匠说。“要好好地谢谢昨天那位老大爷。”又一位工匠说。“大家都别急，老大爷说今天还来呢。”工匠负责人说。大家一直等到日上三竿也没有见到人影。工匠们一合计就走出寺院，到南边河滩上的村子里去找老翁了，众人们走街串巷，往返了好几个村庄怎么也没有找到。直到走到太平庄下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里，经一位50多岁的男子才知道，村里压根就没有姓鲁的人家，方圆几百里也没有这么一个姓鲁的白胡子老头。大家左思右想正在发呆时，从村子东头向西走过来了一位长者说道：“你们说的这位白胡子老头，八成是鲁班爷显灵吧？”大家伙儿一听，好像有些道理。接着有位工匠说：“那咱们怎么感谢他呢？”长者思考了一会儿说：“工匠们，你们看这样好不好？这个村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经的村名，咱们为了纪念这位白胡子老翁，就叫这个村鲁家滩吧。”工匠们听后，异口同声地拍手说：“好！”从此，鲁家滩的村名就流传了下来，直至今日，仍还在沿用。

